第十八卷

世系部九

臣紀文武名臣一

周公　太公　管仲

孫武子　范蠡　張良

霍光　馬援　李膺

諸葛亮　關羽

卷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九

文武名臣

魯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元聖多才能佐武王定天下及武王有疾公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願以身代武王死既得吉卜武王疾瘳及武王崩成王幼公攝政代成王當國負扆以朝諸侯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誅管蔡避居東都三年不歸乃作鴟梟之詩以貽王王不悟是歲秋天大雷雨疾風禾盡偃大木斯抜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大雨反風禾盡起公既歸乃制禮作樂作豳風之詩以敘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作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乃成王長周公北面居臣位承武王之志營成周於洛邑將告歸成王留之治洛遷殷頑民於洛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殷民作立政周官之書以告成王治洛凡七年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國今山東兖州是侯爵及伯禽就國公戒之曰慎毋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公又相天下嘗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下天下之士吾聞德行恭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汝惟守此六者之謙德而已公將沒遺命曰必葬我於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及卒成王乃讓公葬於畢以明巳不敢臣周公焉

太公望

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吕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

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
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濵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
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
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
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
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望曰王國富民覇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
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
爲師西伯脫羑里歸望左右之德乎政平虞芮質成於
是伐崇密須犬夷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崩

武王卽位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

天下更始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道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
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
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
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
國都營丘

管仲

仲字夷吾頴上人也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稱春秋第一流人焉

孫武子

武子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趍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范蠡

蠡字少伯楚之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覇而范蠡稱上將

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
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
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
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
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
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産居無幾致
産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
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約父子耕畜發居候
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
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之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
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

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
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
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
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至千金如其
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
事者莊生雖居窮然以廉直聞於國自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
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朱公
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
言某星宿害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

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
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
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
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
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出邪長男曰固未也初
爲事弟弟今議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
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入曰前言某
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
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
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

不聽耳柰何出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良

良字子房韓人其大父開地父平五世相韓方秦滅韓良年少未宦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皇帝東見倉海君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

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異日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居下邳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曰沛公殆天授及項梁立楚懷王良說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沛公

從雒陽南山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
雄軍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
關沛公欲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强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
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
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
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
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苦爭之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

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固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項王遂得漢中地良送至褒中遣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

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殺之彭
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還定三秦東擊楚至彭城敗
而還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
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說九江王布而使
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時時畫策從漢
王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其未行張良從外

來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藉前箸爲大
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使授齊王信印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
南戰不利而壁固陵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語六年封
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
里外子房功也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
三萬戶乃封留侯即道引不食穀歲餘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
太子骨肉之間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皆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今能令太子固請宜來時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卑辭厚禮迎到此四人四人至客
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留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猶欲易之及燕
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曰東園公甪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
我今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
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
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
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會高帝崩呂后

德留侯乃彊食之後八年卒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霍光

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

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皆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

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

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
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
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
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
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
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卽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
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馬援

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而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

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凉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矦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可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内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史繕

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史援復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寇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

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援為人美鬚髮眉
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
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
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
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為伏波將軍討之援
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
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二十年秋振旅還
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
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
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甞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帝貴壻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

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
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
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
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
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先是援在交阯常餌薏苡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
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
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

書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
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卽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
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
援兄况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
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
侮之勃愈自親援及援遇讒亦唯勃能終自焉永平初
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
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諡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
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

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
愛故以客卿目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李膺

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
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
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
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
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
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
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

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
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讓訴於帝有詔詰聞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於
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
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
旬私懼稽留爲愆不意反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
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
門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

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頗以賂遺
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横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
捕汎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
人然後奏聞小黄門趙津貪横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
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
汎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瑨瓆
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
獲免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隷李膺
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
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
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卻之曰
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肯平署帝愈
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既免朝臣
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諝等使
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赦膺
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
汚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稱號而以
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
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頤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

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
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㝢荀翌翟超劉
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
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
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
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時鄉人謂膺曰可
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
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
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
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

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遁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剪

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

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主在荆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亦人謀
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
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
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成漢室可
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備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
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
起會曹操南征表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
不知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
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
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横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逐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署左

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
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
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
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成威刑不肅蜀土
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
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
閒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
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姧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墻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項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揵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揵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放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爲萬人守城司馬懿

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

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
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蜀
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
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
初越巂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
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
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
擾舍水上山張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
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

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
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
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
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
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
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
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無伐之是故託臣而勿
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曹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所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二十餘日曹眞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

權稱尊號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

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

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便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

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
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
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邪
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
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
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
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
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
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疑其伏兵不敢

往偪於是徐收合營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關羽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
史車胄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
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
白馬之圍操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
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嘆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
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
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

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
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
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
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
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猶疼痛
醫曰矢鏃有毒毒旣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
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
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
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

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聞之心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

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
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
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
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
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
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
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

巳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
器異之弱冠爲侍中數歲卒後龎德子會隨鍾鄧伐蜀
蜀破盡滅關氏家

劉氏鴻書卷十八終